

# NEO-MARXISM PIONEERS

周穗明 王吉胜 柴方国 李惠斌 著

## 新马克思主义

## 先驱者

中 央 编 译 出 版 社



NEO-MARXISM PIONEERS

周穗明 王古胜 柴方国 李惠斌 著



先驱者

新马克思主义

中 央 编 译 出 版 社

# “新马克思主义”先驱者

周穗明 王吉胜 李惠斌 柴方国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马克思主义”先驱者/周穗明等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7

ISBN 7-80109-182-5

I.新…

Ⅱ.周

Ⅲ.新马克思主义—研究

Ⅳ.D0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7080 号

**“新马克思主义”先驱者**

**周穗明等 著**

---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66171396 66163377-618、617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北京京鲁排印部(63044503)

**印 刷:**北京市朝阳区东方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168 千字

**印 张:**8.25

**版 次:**1998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000 册

**定 价:**13.80 元

---

# 目 录

|           |   |
|-----------|---|
| 导 言 ..... | 1 |
|-----------|---|

---

|                      |     |
|----------------------|-----|
| 第一章 卢卡奇 .....        | 22  |
| 一、生平与实践 .....        | 22  |
| 二、关于《历史与阶级意识》 .....  | 30  |
| 三、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 ..... | 53  |
| 四、思想发展线索 .....       | 70  |
| 第二章 科尔施 .....        | 83  |
| 一、生平 .....           | 84  |
| 二、实践社会主义思想 .....     | 100 |
| 三、《马克思主义和哲学》 .....   | 113 |
| 四、“超越”马克思主义 .....    | 138 |

---

|                         |     |
|-------------------------|-----|
| 五、简短的结论 .....           | 146 |
| <b>第三章 葛兰西</b> .....    | 147 |
| 一、生平及其主要政治活动 .....      | 148 |
| 二、政治思想 .....            | 160 |
| 三、实践哲学理论 .....          | 180 |
| <b>第四章 勒费弗尔</b> .....   | 202 |
| 一、生平和著作 .....           | 203 |
| 二、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  | 210 |
| 三、哲学方法论原则 .....         | 215 |
| 四、物质、自然与反映.....         | 221 |
| 五、辩证法思想 .....           | 230 |
| 六、异化理论：日常生活批判和总体的人..... | 238 |
| 七、简短的结论 .....           | 254 |

---

|                  |     |
|------------------|-----|
| <b>后 记</b> ..... | 255 |
|------------------|-----|

## 导 言

本世纪 60 年代以来,“新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社会登堂入室,成为大学讲坛和研究机构的关注热点。诚然,作为当代西方社会重要社会思潮之一的这种“新”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原本以“正统”自居的斯大林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显示出某种“多元化”发展的态势。其形式形形色色、多姿多彩,有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萨特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实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等。在《新马克思主义研究辞典》中,戈尔曼不乏幽默地称这种状况为“马克思主义的马赛克”。

有鉴于 60 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复杂发展,人们现在已经难以用一句话概括其总体性质和特征,因此,“新马克思主义”的概念应运而生,成为人们普遍接受、共同使用的提法。“新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涵盖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区别于“正统”斯大林模式的一切形式。它仅限于陈述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中的一个事实,没有任何特殊的意识形态含

义。我们在本书中,也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沿用这一概念。

尽管 60 年代后的“新马克思主义”如马赛克一般花样纷呈、变幻多样,表现为西方社会的马克思主义对各种思潮、学说、流派的“结合”和“改造”,但是“新马克思主义”却有其不同于苏式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的思想和历史根据。就历史根源而言,“新马克思主义”是 20 年代出现的、中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发展并于 40—50 年代已成雏型的一股思潮的直接或间接的产物。这一思潮最早的奠基人是罗莎·卢森堡、乔治·卢卡奇、卡尔·科尔施和安东尼奥·葛兰西等人。当代“新马克思主义”虽然是出于各自不同的立场,由各种互不相同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理论镶嵌而成的“拼盘”,但是它们都无法否认这一渊源。譬如,当代最重要流派之一的法兰克福学派,其“批判理论”的形成受到了卢卡奇的思想影响,科尔施甚至直接参加了社会研究所初期的创建工作。南斯拉夫实践派最初也是受卢卡奇的影响。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卢森堡、卢卡奇等人是当代“新马克思主义”当之无愧的思想先驱,可以说,当代“新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切形式都与他们的思想保持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介绍卢森堡和卢卡奇等人的思想,总结他们的理论创造,是我们打开理解当代“新马克思主义”发展大门的一把钥匙。

在“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先驱中,我们在本书中主要介绍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勒费弗尔四人。

**卢卡奇**(1885—1971),匈牙利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本世纪最负盛名、最有争议的思想家。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个从哲学基本理论的高度对斯大林模式的“正统马

克思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判,以毕生精力重建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其理论通常被概括为“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其早期的代表作《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作为重新思考和重新构建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起点,影响和启发了 20 世纪的几代左派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其晚年的盖棺之作《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是他毕生事业的总结,完成了他把马克思主义系统化的最后尝试,为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本质,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提供了理论基础。

**卡尔·科尔施**(1886—1961),卢卡奇的同时代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24—1925 年领导德共理论刊物《国际》。他在理论原则上毕生反对和批判斯大林模式,在哲学上为恢复和重建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科尔施在理论上的最大贡献,是他在其代表作《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一书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方向,即从马克思与黑格尔哲学的联系中探索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因此,他与卢卡奇一道被归入“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科尔施虽然没有直接应用实践唯物主义的术语,但是他的哲学探索触及到了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实质。科尔施在理论上不及卢卡奇,晚年对马克思主义失去希望,但他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复兴作出的理论贡献是不应抹煞的。

**安东尼奥·葛兰西**(1891—1937),意大利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家。他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曾担任意共总书记。他在理论上借鉴了卢卡奇和科尔施的思想,始终认为实践是反映和表现历史发展的一般形式,将马克思主义归结为“实践哲学”。葛兰西的代表作是《狱中札记》。由于

葛兰西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富于创造性的冷静思考,他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为摆脱第二国际的教条主义,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位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他反对教条主义将马克思主义降低为机械唯物论和自然决定论,强调人的行为和历史环境的统一,重视历史主体的总体活动和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文化批判。因此,在哲学上,他比卢卡奇、科尔施更彻底、更直接地靠近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传统。葛兰西的名字和卢卡奇等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反思者联系在一起。

亨利·勒费弗尔(1901—1991),20世纪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中心人物之一。法国马克思主义自兴起至今的每一阶段,无不同勒费弗尔密切相关。他20年代开始哲学活动,他协助创立的“哲学”集团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于1928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勒费弗尔一生坚持反教条主义的立场和不懈的探索精神。他早期的代表作《辩证唯物主义》(1939)是法国哲学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在该书中,他强调马克思的早期思想及其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在其后期的代表作《日常生活》(1947)、《马克思主义的迫切问题》(1958)中,他突出了马克思主义中的异化和人道主义主题,以此为出发点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日常生活”进行批判性思考,同时系统地抨击了教条主义的“官方马克思主义”。虽然从严格的意义上说勒费弗尔在马克思主义史上不属于卢卡奇等“先驱者”的行列,但是由于他在法国和欧洲大陆的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独特地位,以及他与卢卡奇等人在理论观点上的接近,我们在本书中也对他本人及其思想予以介绍。

卢卡奇等一代“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先驱,是在特定的、共同的历史环境下形成和产生的。本世纪 20 年代世界上发生了两件大事,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苏俄社会主义革命。其间,马克思主义的故乡、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革命的失败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两个有违于马克思预言的事实深深震动了西欧的共产党人。卢卡奇、葛兰西等人在政治上不约而同地思考了西欧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道路问题,在思想上对第二国际和斯大林主义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深刻的理论反思。他们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和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探索,是一个历史时代的必然产物。

与五六十年代以后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不同,卢卡奇等理论先驱不是激进的、非共产党的左翼知识分子,而是直接投身世界范围内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浪潮的共产党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们几乎都亲身经历了革命的高潮和失败,甚至自己本身就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直接组织者。例如,卢卡奇曾任当时匈牙利苏维埃政府的文化和国民教育人民委员,曾亲临前线,担任红军政委。葛兰西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袖之一。科尔施则曾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斯巴达克派的一员,在革命高潮中曾出任德国共产党的省文化部长和某市议员。即便是革命经历较短的勒费弗尔,也是早在 1928 年就加入法国共产党,40 年代成为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

与后来的“新马克思主义”者相同的地方是,卢卡奇等人都是具有深厚西方教育背景的高级知识分子,学术上渊源深刻。卢卡奇年青时便蜚声于欧洲文坛,是欧洲文化史上的顶

尖人物之一。科尔施是大学教授，一生从事学术活动。葛兰西有高等教育背景，曾深受克罗齐的影响。由于他们所共同具备的欧洲文化传统，所以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都主张通过研究黑格尔哲学回归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传统，而对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都采取拒绝态度，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对马克思主义实践本质的理解有如此惊人的相似之处。正如弗兰尼茨基所指出的那样，他们所倡导的理论线索未能得到应有的正常发展，后来的许多“新马克思主义”流派走向了唯心主义的、反历史决定论的道路。但是，这毕竟是违背了这些理论先驱们的初衷。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先驱，卢卡奇等人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努力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经过半个世纪的政治变迁和理论风云，尤其是面对当前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挫折，我们今天重新审视卢卡奇等人的思想和学说，更理解了他们当年努力的实质：卢卡奇等人的理论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原版思想，而不是所谓“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卢卡奇等人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传人，是富于创新精神的优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不是激进的资产阶级左翼。将这一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及其理论归于资产阶级及其思想的范畴，斥之为马克思主义的异端，是历史的误会，时代的悲剧。我们应当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认真总结和继承他们所留下的这份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思想遗产。

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勒费弗尔等人的理论贡献主要有哪些方面呢？

第一，批判了斯大林模式的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

卢卡奇等人认为，西欧革命的失败，宣告了第二国际教条

主义理论的破产,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并非充满实践精神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而是教条主义在理论上的破产和实践中的失败。为了寻找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方向,他们首先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进行了斗争。

卢卡奇等人认为,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严重的自然主义倾向,他们盲目崇拜自然物质,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还原为社会存在的“物理学”,企图将历史范畴中的经济过程贬低为自然过程,从而将具体的社会存在重新抽象化。这种自然主义倾向导致了物质的自然规律决定论,经济过程所表现出来的社会历史必然性就被僵化地理解为僵死的、外在于人的任何历史活动的自然规律,从而被神化为抽象的、类似神学必然性的东西。对社会历史活动和历史规律的自然主义理解,必然导致教条主义的单一历史决定论,否认历史过程的任何多样化发展。卢卡奇等人看到,正是这种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抹煞了俄国革命和西欧革命的差别,从而造成了西欧革命高潮的天折。

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率先向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教条主义发动了批判。他对所谓以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自居的唯物主义借标榜“科学”,崇尚“事实”、“物质”为名,将社会历史现实及其规律贬低为纯粹自然规律的做法十分反感。他认为,将“现实”、“实践”这些社会范畴重新抽象,还原为“自然”、“物质”,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歪曲。在《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中,他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进一步发挥了他早年的思想,指出“对那些本质上是历史性范畴的抽象规

定”，是“斯大林方法的理论工具”。<sup>①</sup>他认为，普遍教条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基于此而产生的。

科尔施则把人的实践活动、社会历史的运动看作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过程，无情地批判了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对物性的崇拜和对意识与对象关系的形而上学的理解。科尔施凭借“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原则”、“历史”、“现实”等概念，批判第二国际的教条主义者的自然主义倾向，指出他们由于不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基础，割裂了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原则，造成了对具体历史过程在认识中的分裂和片面化，从而用前一个历史时期产生的旧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硬性规范工人运动的新实践，以致使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革命的特征消失了。正是这种落后于现实的僵化的教条主义，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时，“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的决定性危机”。<sup>②</sup>科尔施认为，只有以罗莎·卢森堡和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努力将马克思主义从第二国际教条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新的历史实践重新结合起来，才体现了革命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勃勃生机。

葛兰西针对当时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严重教条主义倾向，着重批判了传统唯物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修正。他指出，“所谓的正统派……自认为这种哲学与传统唯物主义基本等同就是正统”，<sup>③</sup>从而揭露了以“正统”自居的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降低为旧唯物主义的思想实

① 卢卡奇：《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导论》，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20页。

② 科尔施：《马克思主义与哲学》，莱比锡1930年版，第84页。

③ 葛兰西：《狱中札记选》，伦敦1971年版，第389页。

质。将社会历史实践及其规律降低为自然物质和自然规律，就是将马克思主义降低为旧唯物主义。葛兰西此时已经指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与“正统”派崇尚的旧唯物主义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站在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很可能将现实存在的、实践的、非纯粹物质的实践唯物主义观点当作“唯心”倾向进行批判。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教条主义的理论根源正植于此。

勒费弗尔在其思想生涯中对马克思主义始终坚持了反教条主义的态度。他认为，斯大林模式的教条主义将马克思主义简单化、正统化、官方化、体制化，造成了马克思主义在 50 年代的“危机”，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生气勃勃的、不断发展探索的思想，是革命行动的指南，而不是僵化的、封闭的体系。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质，反对“斯大林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对外部自然和物质实体的迷恋”。在他看来，深刻的唯物主义不在于承认外部自然的存在与否，“主张唯物主义，就是主张无保留地承认社会实践，承认认识的总体……”<sup>①</sup> 在他看来，对物质概念的非辩证的理解，是斯大林模式的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源。

应当看到，卢卡奇等人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和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捍卫，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他们几乎同时进行着两条战线的战斗：一方面要抵御资产阶级思想界从右的方面的进攻，防止它们动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要抵御当时以第二国际、第三国际为代表的“正统”马克

<sup>①</sup> 勒费弗尔：《马克思主义的当前问题》，三联书店 1966 年版，第 86 页。

思主义从“左”的方面的歪曲,防止他们以教条主义批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卢卡奇、葛兰西等人对以自然主义为特征的僵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保持了很强的分寸感。他们在抛弃自然主义,转向社会历史现实,强调历史的主体方面的同时,并没有迎合资产阶级右翼走向主观唯心主义,否定历史决定论,孤立地高扬历史的主观性;也没有转向认识论去寻求解决机械必然性和单一历史决定论的困境。相反地,他们努力弘扬马克思的哲学传统,致力于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从实践出发寻找真正的历史必然性的根据。例如,葛兰西在创立“实践哲学”的同时,既批判唯心主义,也批判旧唯物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将马克思主义降低为旧唯物主义。又如,卢卡奇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进攻。卢卡奇一生始终坚持反对教条主义,但是针对50年代以后出现的修正主义倾向,晚年后卢卡奇尖锐地指出:“当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对斯大林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感到失望的时候,他们转向西方哲学,这是可以理解的,这很像一个遭到自己丈夫欺骗的女人倒入任何人的怀抱,道理完全一样。”<sup>①</sup> 他还说:“从心理上说,我能够理解为什么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者总是到西方去为他们的改革寻求支持,但是从客观上说,我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我认为,我们应该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我们应该回到它的真正方法上来,我们应该借助这种方法弄清马克思逝世后的时代的历史。”<sup>②</sup> 卢卡奇主张以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正本清源,

① 《卢卡奇自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42页。

② 同上,第275页。

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本质。

由于历史条件的复杂性和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上的幼稚,卢卡奇等先驱者对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在当年并没有得到正确的理解。资产阶级思想界抓住他们对教条主义的批评和他们观点中的某些不成熟方面,夸大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而大加欢迎;以第二、第三国际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则无视他们的理论的主导倾向而作为修正主义大加鞭答。直至近年,仍有不少自视为马克思主义的人将卢卡奇等人试图恢复和倡导的实践唯物主义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归入资产阶级思想的范畴。正是由于这些误解,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等人一生坎坷,屡遭打击。他们的著作都在革命阵营内部受到形形色色的批判,他们本人在政治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开除党籍,反复检讨,被斥为“修正主义者”的厄运。随着对斯大林模式的全面批判和社会主义实践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卢卡奇等人当年对教条主义进行批判的意义日益为人们所认识,他们为恢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作出的艰难努力和牺牲的价值也日益为人们所理解。同时,他们在政治上也相继翻了身,卢卡奇、葛兰西甚至被认为是本世纪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当说,这是历史的公正结论。

第二,通过研究黑格尔主义的传统,恢复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的革命本质。

以卢卡奇为首的“新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们几乎都被西方思想界归之为“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如果说,这种评价是把卢卡奇等人坚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降低为黑